



繪本， 台灣文學 最美麗的一章

錄音整理／陳澄州

幾米 2007年3月17日 週末文學對談 NO.62

甚少露面的繪本作家幾米，此次應國家台灣文學館文學對談活動的邀約，特地南下與大家分享過去十年來的創作歷程。開場之前，大會播放了〈又寂寞又美好〉，令與會人士都能沉浸且領略圖畫、文字與音樂三方面的巧妙結合，那是非常美麗、又非常有魅力的感受。對談學者為多年致力於兒童文學研究的徐錦成，對於台灣繪本發展相當嫺熟的他，一直努力將繪本納入台灣文學範疇之內，畢竟繪本能夠豐富台灣文學，而繪本的研究能夠開拓台灣文學新的研究領域。在兩人的對談中，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受歡迎的繪本，與仍然不受學界重視的繪本研究之間，究竟呈現出怎樣的對話關係。

幾米，繪本世界的轉變關鍵

繪本作為一個文類，一向在台灣文學研究上是弱勢的，但在文化產值上卻是最強勢的。不僅書店的暢銷現象與熱烈迴響，本場對談的現場從演講廳現場一樓至二樓、座位以迄地板盡皆座無虛席，我們可再次得到印證。因此，徐錦成如是說：「繪本，是台灣文學最重要的一環，也是台灣文學最美麗的一章。」

儘管如此，在台灣對於繪本研究仍是相當不足的。他提到，歷年來台灣文學研究與研討會中，繪本總是缺席的。關注繪本的學界，主要在於兒童文學界，畢竟台灣圖畫書在幾米之前，亦即十年前，尚無成人繪本的出版。但是，若以研究兒童文學的角度來研究幾米現象，是有問題的。因為幾米的出現，使得成人繪本在台灣得以確立，日後更應被納入台灣文學研究的範疇。

十年前，大家對於繪本的認知仍停留在兒童文學的一個文類；直至幾米的出現，方才打破這種迷思，因為他在創作之初便無設定要畫兒童繪本。因此他的繪本，不只深受兒童喜愛，也有廣大的成人讀者群。另一方面，兒童文學界也因為囿於本身侷限，看待他的作品時難免有些面向無法照顧。徐錦成呼籲，只有破除繪本等於兒童文學的迷思，如此我們接觸幾米的作品，才能有更多的滿足與收穫。

從插畫到繪本創作

尚未從事繪本創作之前，幾米一直是個插畫工作者，同時也是位廣告公司的上班族。他自言雖然就讀美術系，但大學畢業後依舊不會畫圖；然而，因為廣告公司的工作使得他走上了插畫這條路。起先他的想法是想將插圖應用在廣告上，因此每天畫圖，等到經過了一段時間與數量之後，就有一股發表的慾望，因緣際會下便在雜誌社發表了自己的作品。雖然當時他很羨慕做兒童繪本的作者，但總覺得自己做不到，所以沒有去嘗試。由於年齡增長，對廣告公司的工作開始感到不勝負荷，再加上服務多年後，卻發覺沒有留下屬於自己的東西，於是辭職專心從事插畫工作。

然而，不幸的是隔年他便罹患癌症，自此人生有了重大的改變，在極度恐懼的狀態下接受治療。當離開醫院、身體慢慢康復之後，他的畫開始給人不同的感受。創作風格丕變，不再是單純、輕鬆、歡樂的狀態，反而呈現出一種寂寞與寧靜的感覺。1997年，和「玉山社」談好要出兩本書《森林裡的秘密》、《微笑的魚》。出書的想法其實是自己對身體、對健康有太多的疑慮，認為如果離開這個世界能留下一部作品，似乎是件不錯的事情，於是開始進行創作。

1998年幾米在一個非常安靜、非常無助、嚮往和這個世界接觸又有所顧忌的時候，對生命幾乎是抱持著一種害怕跟

幾米

幾米，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，曾在廣告公司工作十二年，後來為報紙、雜誌等各種出版品畫插畫，1998年首度在台灣出版個人的繪本創作《森林裡的秘密》、《微笑的魚》，1999年至2001年陸續以《向左走·向右走》、《月亮忘記了》、《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》、《地下鐵》等多部作品，展現出驚人的創作力和多變的敘事風格，以及尋覓的氛圍。幾米的「圖像」成為另一種清新舒潔的文學語言，在他的作品裡營造出流暢詩意的畫面，散發出深情迷人的風采。

期待的心情，去創作這本書。當初創作時相當流暢，這令幾米迷惑，究竟它是要呈現出什麼樣的主題？逐漸地，他在多年以後隱隱約約可以感受到當時的感觸。透過《森林裡的秘密》能夠體會當時幾米的心境，那是一個沉靜、無邪的世界。

關於《微笑的魚》，幾米當時想到一個畫面：在一個有很多魚的大魚缸，只有一個人和其中一條魚深情對望。他認為，那是世界上最寂寞的畫面。那陣子他對這種寂寞的畫面特別感動，於是從一個寂寞的畫面去發展一個故事，也就產生了這個故事。幾米說，他的創作都是從一個畫面開始，不需要有特別的理由，但是畫面要能引發很多的感受與情緒，然後根據這些畫面一頁一頁去說故事。

「格林」時期與「大塊」時期

從1998年8月開始出書，翌年2月出版《向左走·向右走》、9月《月亮忘記了》，短短一年之間就創作了四本長篇故事，這是幾米創作力最高的時期，並覺得創作是一件非常簡單、順暢的事情。

進入「大塊」時期，幾米出版了一本重要作品《地下鐵》，這也是第一本受到美國出版社改編成兒童書的。美國版一直有很好的評論出現，大家都在探討一個看不見的小孩的童書；因為這在他們兒童書裡面是非常少的。一個看不見的小孩，如何去看待他的旅程，得到什麼樣新的視野或力量。但是，在台灣很少有人討論這個問題，都將焦點放在幾米又出了一本書，他感到實在很可惜。

《謝謝你毛毛兔，這個下午真好玩》，這是幾米在畫完第一本書《森林裡的秘密》後便一直念念不忘的故事，因此九年之後他重新畫了這個故事。當年畫毛毛兔時，不敢走出房間面對大眾、有很多的嚮往；如今要畫一隻毛毛兔與小女孩的故事時，整個情形已經有很大的轉變：自己多活了十幾年，對於疾病的恐懼也日漸遺忘，甚至忘了那段時光所帶來的驚恐，同時變成了一個可以去演講、講故事給大家聽的人，女兒也長大了，整個生活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。同時，這樣的生活也讓他變得複雜與多元一點，有時候常被人看到，經常自覺是個被認識的人。在此不同情況下，幾米創作出來的書就跟第一本書有所不同。

雖然「毛毛兔」是《森林裡的秘密》的第二本，然而第一本書乃因自己的疾病有感而發，但等到第二本書創作的時

候，剛好是2003年SARS風暴，因此對於整個城市受到病毒侵犯的恐懼，有相當大的感受。相比之下，九年後幾米表現在作品中的無力，並亟欲逃離一個混亂的城市。他自言，能夠帶他逃離的只有想像和回憶。這本書所要呈現的主題：如果能重回到美好的時光那該有多好。

成人繪本的誕生

幾米自謙本身並無創作繪本的能力，當初很羨慕能夠出書的人。畫圖可能是因為接觸兒童繪本開始的，也就是說他的繪本是基於兒童繪本而建立起來的，只是在題材上面對兒童去講一些東西恐怕有點困難，因為總是太過囉唆、太過深沉，而且當時生病也根本沒心情去畫這些東西。會開始從事繪本創作，是因為他感嘆在台灣買兒童繪本的人太少了，當初只是想要讓更多的人接觸繪本。他很喜歡兒童繪本，也相信有些成人也喜歡這種類型的讀物，只是剛好台灣沒有這樣的書。於是當時他就把版型與字體縮小，頁數增多，比較符合成人看書的要求，於是就往成人繪本的方向一路前進。

他說在選擇繪本題材時，一定要有一些文字較難以描繪的部分，比如《森林裡的秘密》那種朦朧神奇的感覺、毛毛兔視覺的衝擊，《微笑的魚》那隻發著綠光的魚漂盪在寂寞城市的夜晚，這些都是他認為最美麗的東西。在成功地畫了兩本書之後，就會有更大的企圖，想要創作一本真的能讓成人看的繪本。為何會挑選愛情故事？他坦承，多少是受到《東京愛情故事》轟動的影響，這麼一本書竟然能深深地影響到許多人，他也想要嘗試創作這個主題。

變幻無常的美麗：《向左走·向右走》

剛萌發愛情故事繪本的創作念頭時，幾米曾徵求一些朋友的意見，得到的回應都是不太看好。當初他不知道是否有人出過以繪本來處理這類主題的書，因為愛情那麼幽微、複雜、矛盾，很難用幾張圖與很少的文字去完成一部愛情故事，再加上自己已不再是青春洋溢的年紀，恐怕無法抓住愛情的樣貌。他表示，本來一度想要放棄該主題的創作，但是「創作」總是很奇妙，會讓創作者從內心裡面不得不去完成它。這是一種很道地的創作者的說法，創作者經常會為此輾轉反側。

對於該書的創作，他也曾疑惑自己為何那麼殘忍地安排情節，但在聽到辛波絲卡的詩之後，「他們彼此深信…／是

瞬間迸發的熱情讓他們相遇／這樣的確定是美麗的／但變幻無常更為美麗」，他才明白自己為何要創作這個故事。他想要畫一種變幻無常的美麗。在故事情節中，對當事人來說是悲慘的遭遇、錐心之痛；但對旁觀的讀者而言，會覺得這些都是美麗的風景、浪漫的故事，一種變幻無常的美麗。

幾米繪本中的撫慰力量

「所有作品都脫離不了生命對我的打擊」，幾米如是說，而這個主題都或多或少呈現在每本作品之中。例如《月亮忘記了》描寫一個單親家庭的小男生，遭受了很多不幸的打擊，最後只好靠著天上的月亮來忘記那些不好的時光。他在創作的前幾年一直只看到自己的悲傷，所以「又寂寞又美好」的書都作不出來；直到有一天他發現，曾經帶給他苦難的東西也有美好的部分，於是一定好題目《又寂寞又美好》之後，所有情節內容都傾洩而出。他很感嘆，很多東西都是變幻無常的美麗，又寂寞又美好，沒有經過那個當下，就沒有這個作品的完成。

有些人認為看幾米的書，可以得到一些撫慰，他認為讀者們可能把他的過程融進去故事裡面來閱讀所致。很多人都問過幾米一個問題，那就是為何他的書可以那麼動人？一開始他仍無法回答這類問題，後來發覺其實每一本書都是在安慰他自己、給自己希望，並且鼓勵自己，他要讓自己知道我們可以擁有一個美好的想像空間。尤其是一些短篇的文章，他會去寫一些激勵自己的東西，可是由於他的作品又不完全是非常正面的，所以後來演變到悲傷來的時候快樂也來了，快樂來的時候悲傷也來了，人生就是悲喜交錯的情境。

他提到自己很喜歡《月亮忘記了》中的一句話，「最深的黑暗已經過去了，月亮出來了。」這麼簡單幾句話，卻是他走路的時候會不經意朗誦出來的語句。這或許對別人來說很簡單，但對他來說卻有一種掉到谷底之後月亮出來帶給人力量的意味。透過不斷與自己對話，讓自己得到力量，然後在無形中讓讀者也收到這樣的訊息。

樂在其中，及時創作

幾米指出自己與同時期出現的繪本作家的不同，除了年紀比他們很多之外，因為什麼事都不能做，只能畫繪本。當出了很多書之後，這世上很奇特，有人就會說不要出那麼多，這樣太過泛濫。可是他的想法不一樣，他認為應該很

努力，應該繼續創作出一些東西來，不要聽別人說放鬆就放鬆。因為對他而言這樣的速度已經太慢了，而且如果三、五年後再出，也不見得會比現在好，所以必須不斷的工作。更重要的是他很喜歡創作，而且有很多的想法想要表達，如果現在沒有呈現，後面有很多東西就沒有辦法出來。

「可是最近變得很慢，因為我有後遺症，我的背很不舒服，醫生說我不能再繼續做下去了。但是我很高興的是，我曾經那麼認真，我的一些東西有留下來，然後我也非常的感謝我的魯莽、衝勁，因為很多創作的東西過去了就回不來了，我很想再創作《微笑的魚》那類的故事，但是沒辦法，我就會深入到更深沉的《藍石頭》，或是大家都不喜歡的一種苦情的東西。所以我會覺得要把握一種創作的熱度，盡量去完成它。因為自己做得不夠好，因此必須在創作過程中不斷地學習，而不是停頓下來去思索。」

繪本與台灣文學間的關係

對於有些人認為圖畫書不是文學，徐錦成呼籲，大家應重新思考文學是否要有既定的形式，今後人類會越來越倚賴圖象說故事，圖文並茂的東西也必須納入文學研究。他也期待著，以後文學館可以收藏台灣繪本作家的原稿，因為那些東西本來就是台灣文學的一部分。

幾米對於徐錦成努力要將自己的作品拉進台灣文學的範疇，他表示無所謂，因為如果大家可以聚在一起、看看美麗的圖畫，就是一件美麗且快樂的事情。至於它的定位跟他沒什麼關係。不過對於成人繪本的未來，他還是抱著比較悲觀的感受，經常會想到也許突然有一天它就不見了，對此憂心不已。

結語

穿插著繪本、動畫，幾米回首整個創作歷程，無論就作品題材與內容，或者自己與作品的對話，讓我們對幾米的繪本有了更深的體會與感受。同時，徐錦成一直強調必須跳脫將繪本等同兒童文學這種迷思，因為幾米就是一個成人繪本的例子，繪本不專屬於哪一個年齡層。更重要的是，繪本能夠使台灣文學的色彩更加豐富。

現在，你也開始對繪本有不一樣的想法了嗎？

徐錦成，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，佛光大學文學系博士，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研究。研究台灣兒童文學，思考台灣兒童文學史的建構；編輯童話選集，希望發掘好童話，讓童話在台灣文學史上佔一席之地。2009年與九歌出版社合作，開始編選《年度童話選》，建立台灣童話年度選的制度。現應邀主編規模更龐大的「童話列車」系列叢書，是一套童話作家大系。並致力研究及推廣台灣運動文學，曾獲聯合報文學獎、橫濱文學獎等多種獎項。

徐錦成

